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sub>臣</sub>顧宗泰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潘奕雋

膳錄監生<sub>臣</sub>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八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二十二

氣節

吳思齊

宋漢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  
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  
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遠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

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  
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  
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  
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  
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  
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  
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科殊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因以  
賊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賊不問則得矣慮囚者

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搗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何為即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

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婉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

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  
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  
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  
苦其聲語未畢馳去獨娶方鳳粵謝翱陸方壽劇談每  
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畧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  
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  
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  
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

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  
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  
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  
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跋杜  
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  
一代詩文卷帙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蚤  
卒

贊曰濂游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



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亡存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云晚碣石其如卷兮鉅海簸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方鳳

宋漁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元英處士千千曾孫

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文遇  
文遇生資字逢源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  
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生楊遠字遐舉疏雋慷慨以  
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  
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之歿贈大中大  
夫楊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  
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  
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

斌與丞相陳宜中為親舅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  
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為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  
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  
益肆為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  
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泪如霰一日復游杭  
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予  
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為暹國臣暹  
蓋古者文單盤越屬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為其

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又泣鳳亦泣因欲與俱行人勸止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淒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歿猶屬其子櫟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漉漫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為人自撫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尚未完他所

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櫟字壽父亦精於詩無媿於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攷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淒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非耶鳳常與閩人謝翱拈人吳思齋為友思齋則陳亮外曾孫翱則文天祥客也皆工於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為之一變思齋以父任入官為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履退隱深山中翱雖布衣尤忠

憤鬱鬱或被髮佯狂行嘯於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  
祥酹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羣之士而  
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于介翁

凌翰

于石字介翁生于宋宋亡乃高尚其事鄭栢賢達傳載  
其從王定菴游接聞諸老緒論學有根據世變來遂一  
意于詩則其人可知也世遠人遙無從考據故世之尚  
論者或缺焉雖然不仕元一節非其據乎以先生取富

貴掌上耳乃甘心肥遯托吟咏於寂寞之濱可不謂賢  
乎粵宋南渡中原文獻悉趨於浙故金華有小鄒魯之  
名不獨道學云爾如月泉吟杜一唱百和盡集兩浙之  
賢皆故宋遺材也斯人者流名節礪其志忠義激其衷  
視元人不啻仇讐而敝屣其爵祿故養高林谷以待天  
下之清也時移事變不幸沈淪多矣其傳流固自有在  
耳

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寺丞仁齋趙公

吳中行

夫世之愛憎予奪至難必者人也而福善禍淫施報之  
常所可恃者惟天耳至於天且不足憑而紛綸糾錯莫  
之窮詰宜禍者富貴壽考宜福者并其年而蓄之此其  
權衡或自有與世隆污不可圖度者若天之報施趙大  
夫何如哉作趙大夫傳

大夫諱應元字文宗別號仁齋陝西涇陽人也性亢直  
不善脂韋蚤歲以明經舉進士筮仕令蜀之華陽再令  
洛之邾著績繫思二邑百姓至以天呼而尸祝之徵入



為浙江道御史按遼陽無何以憂歸起改河南道按湖  
廣湖廣柄國者怙寵擅權勢焰熏灼望頤承旨者如雀  
之叢蟻之羶也公一切裁以法無所假借持斧行部縣  
有令一人貪肆不檢法當罷以善事柄國者為奧援莫  
敢誰何公首論之去柄國者已銜之矣會柄國者戀位  
蔑倫杖戍諸上疏者舉國洶洶越明年暫假歸所過州  
縣無不高殿清道望塵負弩矢以迎即中丞侍御藩臬  
長有脇肩夾轂而趨者無論遠近咸枉道旁午會葬悉

如期無敢後先公是時竣事還朝遇諸塗柄國者私語曰先人事當借重公公正色應之曰御史以復命行無廻車返境之體輒謝之去柄國者益銜之矣公行次汝南埋其輪引疾乞休疏云臣既不能秉公持正扶國柄于倒置之日又不能黜奸嫉邪報聖明于多事之秋意盖有所指也臺長某希柄國者指劾公有所托而規避竟削秩歸里公固忻忻安之居數年杜門課子而已柄國者敗諸附柄國者以次罷詔起言事及被抑諸臣復

公官河南道而予亦蒙恩賜環始與公識及一再與公語踈節勁顏絕無昵色縟禮至于議政務辨官材則媿媿不休而抗直之性不以既困少貶也且謂千載一時思所報稱即有抵牾不復顧忌會諸附柄國者驟失所憑依朝攻暮刺蔓引株連人心皇皇而國體傷矣公疏請以大計付之內察聽之公論去留定則紛紜可息當事者不諒公謂公欲借此復睚眦逞胸臆疏上格不行而其為比附數者更深銜之矣公先在臺中積資著望

久既從田間起謂當以不次待公而公復以抗直不善  
脂韋故回翔偃蹇始得陞大理寺寺丞又南京也命甫  
下而公竟以寒疾卒時傳公應禎以名御史忤柄國者  
從戍所起久之晉秩如公官居無何亦卒與公事略同  
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予獨慨夫世之人博驩干澤  
至舍已以徇人曰人顯榮我也不然一失路輒尤人曰  
人擠抑我也而柄國者又且以勢能齟齬權足升沈貪  
天功以為已力曰某我所用也某我所舍也凡此皆闇

于天人之故者也。以予所論著趙大夫事自通籍就列  
二十餘年其抗直不善脂韋蓋其性然也。一不合則罷  
斥而不再不合則淹滯而不得大用。彼柄國者之所  
為頓挫趙大夫者獨官耳。若其時不與我天不假年命  
甫下而身逝此亦豈人力也者。而又何所尤乎。夫蓋臣  
正士以身殉社稷。苟利身不皇恤亦求仁得仁存  
順沒寧耳。視富貴壽考真不足以當一瞬。然其身之進  
退存亡有闕運數可卜。隆污故帝賚則嘉靖殷邦天壽

則保乂王室蓋佑助忠賢即其佑社稷豈不尤大彰明哉趙大夫之可以用而不用既用矣而復不用人也天之未定者也無足怪也即不用亦可以不死乃竟死非人也天也天之宜定而不定者也烏可測也嗚呼柄國者獨能以爵祿予人奪人榮人辱人而亦豈能必天之生死人若曲徇其意而巧合之也此可以破尤人者之惑矣雖然天亦何嘗不定哉趙大夫遇合甚奇而以坎壈終然垂聞不朽取數既宏予不肖再起再廢為世所

指斥所欠者死耳公幸蓋棺予方銷骨又安知夫死者  
非天之完其名而貽以安也乃其子慷慨慕義文采足  
自表見不遠數千里而長跪授簡屬予傳大夫事此其  
意嚮固非隨世趨者有父風矣趙氏之裔其昌乎語云  
天之報施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予姑論其未定者以  
俟其已定者而已矣

明文海卷四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九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二十三

獨行

王進德

方孝孺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為儒以進士官  
于家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  
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為彼耶從兄

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為諸生同舍治經為文辭者  
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而奮兼日夜  
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為  
款狎其所為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為學饑渴  
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  
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  
哀其友欲納之進德叩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  
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

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為非義或飲酒歡笑  
聞其歛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  
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  
北方賜衣陞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  
學中少年被寵頗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  
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  
視吏民不為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  
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

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床幃婦人于偏室  
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  
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為難後徵分教諸  
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  
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  
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  
運舟陸行為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  
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為後自全者多

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為  
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  
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  
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  
為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為紀善于燕王府還書與  
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  
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  
書論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

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

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  
予衢得一人曰汪瓘余昔至京師見瓘故嘗仕斥不用  
敝衣繩履間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  
進德亦喜瓘為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得與瓘之謂  
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  
言命其以是夫

貧堅子

王直

貧堅子廬陵忠節坊人也自祖父時以貲聞鄉里其後以多故失之至貧堅子有室一區圃數畦薄田幾百畝在泰和山中賴其利自給無所求于人所居當郡城南門之衝凡仕者冠蓋騶從呵擁出入相屬于門而貴游子弟豪俠之徒負其所有遨嬉上下裘服相炫耀輿馬相雄高不絕于路花時月夕長筵廣座笑歌而管絃不在東鄰在西肆貧堅子處乎其中漠然無所慕其于朋友雖汎愛而獨喜從賢士大夫遊唯恐不得當其意與

之文則謹藏之自謂金玉不過也予嘗與處而別去者  
久矣去年予從京師還故鄉貧堅子數訪予不獲見今  
年七月索租來泰和布袍草帽徒步將入山忽遇之于  
途遽前執予手曰子豈忘我耶視之乃貧堅子也相慰  
勞久之問其年與家事對曰吾年則長矣而貧猶在也  
前四五年有子足任事今已死矣予貧其有已乎邀予  
坐其故人家相與道舊故忽記予所為文朗誦而起曰  
此非子所作耶憶予年十五六時浪游郡城中方以跣



弛自奇貧堅子請止其家簞食豆羹相對不厭也一日大雪貧堅子沽酒飲予歌呼大笑以為懽時其弟方結姻醉求予作書予援筆立就貧堅子驚喜絕倒以為奇至今能道之然予亦不自知也方是時心壯氣銳視諸事皆若不足為唯酷好遊覽浮屠老子之宮及青原螺子諸山無不到遇清泉白石長林茂樹輒終日忘歸貧堅子亦忘其貧而與予樂也于今二十餘年貧堅子將老矣而予齒益壯貧堅子猶念之不忘則其意氣之盛

可知矣既又曰吾堅守吾貧而貧亦不吾棄庶幾有終始者子能不棄我為我傳之庶幾後世知有貧堅子也昔太原王霸貧居以自樂不求人知有故人子擁騎造其門霸之子見客沮怍不能前而霸亦甚慙之霸之節幾變矣所以克終者其妻之助也士大夫晚節保守之難如此貧堅子其慎之歟貧堅子劉其姓士弘其名

疾退子

楊士奇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復

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為鄉碩師  
號二鄧其伯父父也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  
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者其兄也疾  
退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寇猝入西  
昌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  
踰日寇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之求金已  
盡矣斫之幾斃繼又有寇至見老母哭其傍甚哀憫之  
予善藥傳創又解衣覆之久乃蘓起負母走避遠處道

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為詩嘉之遣其下  
導出城渡河使遠去疾退子少好學負材具有用世之  
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驚詫其不凡曰是必  
復振吾宗者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  
舉江西行省留為宣使則慨然嘆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  
庭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于朝授固陵稅課使  
忻然曰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欲  
出于市所入貲羨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

固陵甫再歲兩目發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仕歸則戚  
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介修潔氣岸  
軒豁不屑意生事為文章長子詩蚤喪妻無子既罷官  
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往  
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挾僮奴  
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為歌詩以自適縣令丞  
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  
退子雖廢于盲而其所適于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

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  
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生矧令丞乎  
于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敝十  
數年不得易衣薄歎歎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  
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澳  
忍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疾退  
子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為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  
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為終也倡率素所遷往者為

備歛葬之具迺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  
有人焉猝起日暮之間其勢鉅貲厚足以蓋一鄉不必  
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于疾退子則  
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  
有以盛衰存沒為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子疾退  
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為人世其可少乎

孫僉事

石琚

孫博字約之河間景州人也倜儻有志節通毛詩博極

羣籍尤精語孟酣飫沈沈著為論說深得聖賢之指諸  
儒競傳誦之釋褐為歷城教諭登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論事不避強梗聲振鎖闥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  
密令左右覲校覘察公卿以下官得失輒注考語乘間  
聞奏有所黜陟或徑自捕繫考鞫內外恐怛里巷細人  
爭詣廠污蟻官吏權柄下移謁私門行苞苴者益大起  
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  
長疏入上令毀西廠直大恨之會北兵寇雲中直與都



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北伐將團營軍五萬人出  
山後直乃奏用博紀官軍功陰用中傷縉紳危之博曰  
論諫吾職也榮辱生死命也將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  
敵勢猖獗每出戰輒令紀功官隨行營博雖書生意氣  
峭拔兒餐繡袂彎兩石弧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  
議機務益侃侃雄辨指畫利害不少挫衄直始心敬之  
越亦從旁時時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  
僉事博既禁閹舊臣又襟韻疏暢居法司鬱鬱不得志

會當道時欲有所指摘遂乞致仕還鄉里茅茨蕭然未嘗有戚色日役蒼頭課田園或遇故人賓客觴咏不倦凡仕宦至景州者猶時時勞問弘治甲子知州馬某貪虐毒民博諫之不懌遂以事侵之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且遣使者詣景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為謝罪置酒毒死聞者莫不憤歎初公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直不容于朝幸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畷教誨子弟百無所恨今乃為羣小

所害命也夫我死勿埋吾屍庶幾朝廷覺悟得為百姓除暴去亂吾且含笑九原矣遂死馬後竟伏誅

太史氏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孫公為寮案瑤兄弟又嘗侍几杖質問九經親見其為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之風然慮事不欲為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云直如弦死道邊其信然哉

何奉祠公

陳昌積

夫遺寵利脫屣功名之士何可易也掀揭建立輝煌經綸表人楷俗之事必薄世俗希羨忘積習狎溺而紛華不撓于內者乃克堪之固非沾沾進退顧此惜彼者之可任也漢班固撰人物表置介子推母子于智人之列與方叔仲達等同品豈不以鴻性鶴舉視附龍鱗而成駿業者俱命代之才伯仲之能也惟各如志遂命以適于所乘之會爾然咸聲施于後世能不絕假令介子推踐方叔之位則其所著于廊廟亦必如詩頌所稱方叔

元老克壯其猷云惡肯僅僅成就餘力而讓能耶故曰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余傳何奉祠公遺榮之事  
知公蘊藉甚遠因歎班固評擬之旨微微而核焉奉祠  
公諱某字某其先鳳翔人父諱某仕元任四川廉訪使  
過閬中縣觀其俗質直可居解官居閬中遂為閬中人  
閬中四川轄縣公以故吏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  
卑處羣從怡怡如梓里項輩閬人至忘其為故吏公亦  
不自知其寄寓也課勅子弟毅甚每讌見輒條家行所

宜為督以躬行故諸子恒凜凜為慤循奉祠公最甚公  
當少小時昕夕不敢離父母所眈父母舉指察其情所  
安者倣習不替廉訪公手所閱經史受之公刻行細讀  
暗乙其詞旨精切者撮為私淑雖兵革衝斥竄避七虛  
夕然必袖書自隨行坐諷誦久之融貫徹繹操紙治文  
根經串史詞意邃茂于是川中諸儒自以為植經規行  
不及先生矣明興太祖高皇帝首建太學詔天下各選  
孝弟博聞之士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弟子員受業祭

酒閭中推擇公以應詔公就學益力裹火炊糗寒則注沸水于壺納卧被下熨足以乙書雖遇勝節放假坐號舍理常調自如數年足跡不履成賢街外其刻苦如此是時碩儒瓌材咸集國學獨推先生行藝為冠首積分升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上念北平為山陝堂奧思建壯王以綏轄之察諸子中惟成祖文皇帝聖仁天錫文武具稟宜鎮雄畿特冊封于燕即今北京云尋令祭酒擇上舍生經術通明器識老誠者備官屬從往祭酒以

公名上詔授燕府奉祠者禮官也專典祠事其慎重非他王國臣云公慨然曰半爵一職即足以自獻所患不忠勤爾何唧唧計寒顯而自限也營職務甚勤每遇月祀歲蒸及禋望之事輒先盥祓入坐齋室預習升降獻奠儀度俎器等物皆袒裼自浴日一躬省養犧香幣靡密檢究不遺遇同列執事者預舉上所頒戒詞戒之有不曉解疊疊指喻無敢一人慵渙以故祠事常秩甚當上意上推重之常宣至帷幄屏人咨議公具以質對不



可則力諍于上前曰臣下求訴合于主固其常情若逆知其不可而謬順以撓榮恐不旦暮而伏斧鑕矣固何敢上察其無他腸又能以惇恂長者處官親洒翰為忠恕二大字賜之公稽首謝曰臣愚經術淺無能贊助宏謨殿下寵臣甚盛飛白賜臣教臣為臣之方臣之子孫與臣誠當身先犬馬以報公感殊知退為忠恕銘以自盟且以策諸來世其辭瞻核可紀云其後成祖入靖內難承繼大統踐皇帝位藩邸諸臣各次第登朝廷如常

為兵部尚書張玉丘宗等各封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公獨稱疾固不起以奉祠終于家夫榮寵爵級世之龍斷所決性命以必趨者也彼披褐結屨伏衡引軛之羣或以賤技角抵之戲曾蒙人主一瞬或以奉蓋屬車提引廁衛之役備末隸于左右非有大因緣之資也一聞飛龍之會遠者累趼擔囊賂昵臣以通故近者當駕伏蒲自陳說其出身其乏因緣者則連䟽聯紙撫假借之事飾麗美之辭援旁證曲傳之故務聳九重聽聞

而動其舊憐百出秘刺削首領而營之不得不已此無  
他蓋欲承日月之盼以發越其門戶爾幸而蒙右眷位  
膺貴則坐高輿披賜服操呼吸風濤之勢以恫惕薰赫  
人使趨已不暇視黼裳玉紱為生賦世襲之具晝忖宵  
摩以覓持保之術苟可媒購不辭臧獲婦寺語態而甘  
心之甚則叙感訴昔毅然出無情之涕固要上意有組  
別之所不為而為之矣嗚呼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又  
何惑其然也奉祠公躬被文皇帝寵知有年國邸羣臣

鮮出其右顧棄素囊之富貴而甘遯丘壑舍魚水之君臣而與牧叟為伍殊異乎世之嗜習矣豈聞介子推之風而興起耶抑所托玄微不可測度耶昔漢憲王聰達有才宣帝奇愛之幾代儲者數矣既出封淮陽帝懼其習驕欲諷以推讓之臣念韋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特起廢為中尉憲王卒賴其風導以寢異志此有備無患之明驗也向使公不樂畎畝進序朝請上重公者行或簡相漢藩施其溫克抑畏之規自然消其携心必

不至自蹈非常以貽大戾公之功名烈烈與玄等無疑  
矣而乃去彼取此其志誠深遠難測哉世傳成祖能容  
仗節高尚之士培治世精神以故公得竟行其志云昌  
積曰揚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為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  
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  
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耶  
公托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之平生于嚴著也棄華而  
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萬崖黃公

耿定向

余覩士競紛華閭閻日瘁仰思古人不可得見時為之  
噓唏嗟嘆焉乃一再見萬崖黃公始爽然坐銷壅然愉  
快自慶庶幾猶及見古人云憲副黃公諱卷萬崖其別  
號也由嘉靖己丑進士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  
少叅己晉憲副即解紱歸歸年才四十五耳公敷歷中外  
嘉靖辛酉余被命往巡西夏由秦嶺道經商洛間因止  
郵亭覩壁間多公題咏知公曾宦此中曾父老祇迎者

百十數予訊之曰汝等猶識黃公耶僉對曰是我黃青天也拊循我民如子去之幾廿年矣德猶一日也言時哽咽欲涕焉即此証之迺孫所述宦績似猶未盡狀也公歸蓋即真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舁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惻朴而趣興甚豪雅嬰情山水間域中山嶠水浚靡不遊至或

乘敝輿或策欵段或曳杖躡蹻脩然咏嘯飄飄若仙也  
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  
呼相指曰黃公來矣蓋驗其輿敝陋云公居常好客客  
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蕪味治畢乃盥  
手更衣出即新嫺上客率以為常余一日偕元孚同進  
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  
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鷄且熟矣請割  
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



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共  
饌出截肋狼藉不為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闕其室  
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余時若冷然噓以清風灑然沃  
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遊義黃世矣相與  
嗟嘆不置云

耿子曰夫世約其躬為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  
事事彼蓋矯飾為名高者也其真漓其性牯矣公率性  
之真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為可與有為者非乎

藉今世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計能酬賞不虛也余又嘗聞里中前輩若鄉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所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寢微而紛華之為部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公履為細謹哉公蓋古道之碩果矣

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為外傳云

黃忍江先生 耿定向

余束髮為諸生偃蹇黷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為子雲所譏刺者尠矣嘗觀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為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曠容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為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儻儻不敢前既候之署闌人預探有贄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

納袖中默以指度腴菲稍如意始漸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債夙逋然諸低徊逡巡曲辭窵說第得免譙訶以出則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欵狎杯酒交歡甚至謔浪媒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出則揚揚捫腹都騶奴橫行衢街間覩朋儕旁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晚而始遇忍江黃先生先生故未嘗為嶄絕奇異之履恂恂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

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溫而語簡與人無封而中鑒井  
井余友彭公輔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  
生有仙風道氣予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  
日談亶亶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忘歸  
也先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夕念之不寐竊  
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即字義從言從川朝廷欲吾諄  
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辵從寸  
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已

也顧名思義厥任為艱耶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游者咸虛往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生為述范仲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為意耶時時為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次崖之風節淨峯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談也維時邑庠士餘五百人賢者孚不肖者格貧寒者依依若怙而貴富驕蹇者亦戢戢斂飭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也僚胥鄙且悍日爭腐鼠相詬閤而顧獨嚴敬先生不忍忤一

日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助于先生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妥靈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顧為若謀耶邑令聞之感乃亟為葺理殿廡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不戒而追送者無慮數千車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已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待諸生不為虐矣先生陞任後越幾年而余弟子健補弟子員弟時

猶髻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覩汝髻年  
得泮游為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向以學宮仁義  
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士謁先師繼升堂伐  
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座吾儕肅而侍意初筮必有  
發教吾方延跂以聆乃庠師旋從中座起掀髯信眉而  
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  
吾夏楚諸士慄然而恐吾為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  
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矣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



余忍江先生也先生任海康凡幾年聞海康士德先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後先生思告歸余時典學南畿也聞之寓書部使者屬遂先生志先生歸而嫻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校士于泉也敬謁先生先生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鄉人士相傳以為美談云余茲承乏來意先生尚無恙將操几杖而秉度也居無何而先生之訃聞嗚呼

悲哉余少年盛年聞先生諸緒論憬憬奮起私心謂即不敏當亦少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髮種種然而齒纍纍而猶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重負先生哉嗟夫悲矣先生諱傑字一貞泉之同安人學者稱為忍江先生云

朱貧士

馮從吾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從下獄會天雨四日

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獄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  
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  
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  
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此始深  
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  
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遠聞而義之因白于衛  
官始出其子于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  
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

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  
我失此二網則舉家懸磬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  
甚欲分其一為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  
孝母沒毀幾滅性人死多用青烏之說秦俗當于某日  
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  
者也而見之者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  
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  
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

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為殮葬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幾不能聊生長安令修齡楊公為構屋三楹居之仍匾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匾曰處士李公匾曰懿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為為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

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

馮子曰學問之于人甚哉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謂之以為貧至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服以飾觀美矣謂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明文海卷四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十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蔣厚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十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二十四

循吏

許丞

戴良

君姓許氏名原閩人也其父素業儒老為里校師君自幼傳父學雖樸而頗瞻於書多所觀覽為詩與文務達其意而已疆土入職方有司強起赴鄉選召對吏部授



明州府定海縣丞始至縣人以君盛年未更事易之及觀君所為始皆大畏服一縣聳然然上之人多未知君果可以有為也時時有所責君不為動雖捶辱橫加未常一明其非罪亦不以是傷其民於是西北用兵未已征需尚繁戈甲之攻造旌旆之營置調發無虛日且地瀕大海歲修治海舟蓋難以數計而官直不時降或已降而為吏胥所欺隱每事第差民之中次者一二人以主其出納謂之庫子凡所費用皆令其代輸期會促迫

至日受榜笞不恤也以故歲弊民產恒數十家君惻然  
曰是豈為民父母意哉即詣府請其直集里役之長分  
授之俾售其物次第歸之庫為召集人匠造之使如法  
吏皆不得有所與僅令持筆治文書以防稽勘耳是以  
功成而民不知擾鄉之人不憚為庫子者蓋自君始也  
縣以業海為生自民船不出海所恃以存者惟田租然  
當民產之無制里役之無執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寧而  
民病甚矣君曰救弊之急孰甚於此者乃取其田分計

之受差之家悉準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  
田少者稱其出而不得以橫擾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  
少瘳矣其他宿弊之未除君止正其尤蠹民者餘皆一  
聽其自新或有所笞罰雖豪劇吏苟得萌蘖一切摘發  
窮治之不恕諸吏視君皆側目至以鄙語目君卒不得  
已潛以他計出君俾不久於位會慈溪闕令府檄君攝  
令事君治慈溪如定海興利除害不一月而大治民以  
私讎被獲者更受其賕而罪以旁連君微行得實卒更

其獄使罪有所歸而受抑者得以伸人至今言之縣久  
不雨君禱之白龍潭不應後以策釣致吏之梟狡者大  
書其背曰天不雨吏弊為之也既而雨隨之縣乃大稔  
君色仁氣溫言若不出口及見義輒矯矯不可撓忼慨  
辨且強也為政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質實為務而尤  
謹持其廉行每出入月俸必負以自隨一身一費必已  
出民以飲食進悉却之不聽有私致一肉於舟者則舉  
而投之江自奉寡約甚管屨徒步不問道里遠邇以為

常雖祁寒未嘗御鞞襪衣服僅取其蔽體雖甚垢弊勿  
易也日食飯一盂蔬二味非公享酒馘不入口視民如  
子女與之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有甚惡乃始繩  
以法有可已者即不究以故民之愛君亦如子之於父  
母君在其位則色喜或以事出則皇皇如有失一日臺  
檄下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上道號泣而  
送者殆千人且慮乏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自府尹  
而下及縣之僚佐與他官之在城邑者亦皆割俸金馳

贈於道左君悉謝遣無所受曰造次顛沛見人之所守  
縱死不易吾心矣抵京上之人明其非罪未幾乃還及  
還遠近士大夫無不交口稱賀喜其公論之有在後數  
月當得代然以父憂去先是父年老不可以迎養留其  
妻子使養之居官計日用俸輟其餘以歸為具甘旨奉  
其父然父年益老則念輒悲之此君之事余得于所聞  
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詳者人數事畧者三事而  
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視遷之所記多矣然猶以為聞之者

少也今所聞者多則其事可勝書耶姑即是所次為君傳庶使世人知勸焉

論曰詩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許君非所謂愷悌而能剛者與君以諸生起家始受一命而為丞其所樹立已卓卓可稱如是使磨礪灌養之不止吾未量其所至也古語有云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豈謂君哉

竹巖王公

侯一元

外史氏曰嗚呼天之生豪傑也以楨幹國家毗輔生民  
擁柔良而鋤弗若者也斯其厚之也奚啻麟鳳龜龍哉  
故必假之濬哲俾得以鑒精微折未萌破拘攣假之特  
操俾得以砥顏流滌汙染立準的假之彊力俾得以不  
畏高明不搖衆煦不屈威武若漢霍子孟唐郭子儀宋  
呂端冠準韓琦者皆其選已豈與夫經生瑣儒銖銖寸  
寸稱度比擬者同乎哉在今吾郡則竹巖王公者斯其  
人已公氏名世系平生行履具敬亭陳公誌石汀殷公



表西華王公狀無待於余余特傳其大者皆目所擊也  
吁可不謂卓犖偉人哉公始從父晚春翁官竹山遂以  
竹山弟子員起又以都御史夢竹山大姓藍翁而遂得  
迎藍恭人以歸其事皆卓詭不碌碌而余所聞公之為  
漂陽也日與其巨室豪貴人相劇以法莫有和調者和  
調獨史太常一人以其謙退也於是豪貴日相與伺公  
中之有都御史者怒公入其言將擊公乃一夕都御史  
先自以罪械去公乃得免故曰天也其召為御史也次

第當得河東差河東差者雍容而有權利人共號之仙  
差焉於是人有欲得之者欲公讓公曰何不可盍請諸  
本堂於是其人因內閣中貴以請而本堂周公延者堅  
正人也卒以公往公往而不復雍容乃日孳孳興利除  
害如監司守令然余嘗見其祈雨諸神祠之文焉蓋誠  
貫神明者也讀之使人懔然知神之必為公奔走也悉  
刷積汙與商民亦遂不復有權利其自奉至菲而過賓  
之至亦如其自奉無苑枯一焉於是河東之政為國初

以來第一至其為雲南巡按劾黔國公又追理前巡按所擊去陳學憲者出之汙泥而升之青雲刷卷南畿悉破從來文致貧官百千罪贖為大理卿駁買休律與大司寇一曹為敵之三四事者蓋非公之明不能燭非公之勇不能行也余所謂懦夫者循坦夷而行至峭澗而慄矣何以言之余曩筮仕即為刑官律固不去手嘗歎以其文深至殆與經曲相表裏也獨嘗疑買休律以為今民貧不能有其妻或迫饑寒法網即生訣而去又或

兩不相悅誰則買之民間多有如此者乃其至官即當以是律曾不思典雇妻妾者兩夫也猶附之婚律今改從一夫乃獨附之姦何哉然無能為雪之者相沿久也微公則貧民之以良坐姦者與天壤相竟矣此余所目擊者一也且法固待人而善者也不得其所以法則久而反為人菑如兩畿刷卷是也本以待大姦故五年而一行之有則其人雖死其家猶不得免也此其義也非以為苛細也承平久法網密則大姦去而微青存蓋靡

卷而不有靡人而不罹武弁以千百計率五年而一餒  
贖焉余之去來留曹前後十餘載所見皆然嘗獨恨之  
至公來而痛掃除無一人罹者間獨發大官所乾沒權  
利以數千萬計劾之使噤伏去此又余所目擊者二也  
沐氏之擅雲南久矣與他總兵迥異或曰高皇帝固私  
之土焉而沐之自處亦儼然王也雖以朝使與撫巡相  
賓然少不得其意即盡中之遠者一二年斃矣至其操  
利權善翕張先餌後刼蓋莫能免者况兩司乎余在滇

雖幸不失職然禍性亦安能無愠哉誠不意公乃顯與  
為仇而卒能全也聞公離滇數舍有物動搖其喉下左  
右無策公乃自以意取燒酒調辰砂便恣研飲之物則  
下搖膈間又飲又下至腹則遂大痛瀉出生血如鼈者  
數百千而遂愈嗚呼斯豈偶然之事哉陳學憲者敬亭  
公善也為人嚴正而前巡按乃獨擊去之或云亦由沐  
也陳公既已玉碎而復全理且前巡後巡例相護也公  
乃又拔出衆中專本論其當舉而得効於是朝議因共

偉其事而遂起陳公至方伯至今海內猶公輔期之王  
雖貴矣然泣之者公也射隼于墉解驂于春斯又余所  
目擊者三也嗚呼斯不可謂之振古之豪傑哉往公之  
壽古稀也余蓋嘗勸之學焉以為公之詩唐字晉文亦  
質而有體誠學也已然衛武公九十而猶日孳孳也公  
聞之亦不以為忤由今觀之公之大德既入於規矩準  
繩矣即學復何以加余非所謂進暄于吾君美芹于富  
室出璞于周賈者哉故今公沒而汲汲焉傳其大者如

此云時萬歷壬午長至前一日

太府鄭公

侯一啓

尚觀班氏循良之載豈常際異等之變而樹殊尤之績  
哉不過稱政平訟理庶民安而已今世乘平自鬻致位  
者何限迺若以純誠治戚然有怛世之心然而遭變樹  
績視昔良吏艱難又益甚而曾不得與乘平自鬻者驤  
首以驅迺卒用讒言廢嗟乎嗟乎始余誦詩至於青蠅  
之構會讒慝之生害蓋未嘗不中篇而恨也迺于今而



身親見之。裨緣疏替絲以蒯易指撚珠類推求璜玷欲  
以免難矣。是以使余念彼譖人太甚之毒。至於拂膺填  
胷。屏營傍皇。欲控告而無從也。迺撫實而為之傳云。太  
府公鄭氏名某。字某。起進士。初授太平令。徵為戶曹郎。  
擢吾郡守。為政務存大體。吏民安焉。咸稱長者。居無何。  
為歲戊午。倭寇數萬。奪關四入。至如燹矢。公亟乘城。屬  
諸大夫鄉大夫分地戒嚴。而以身當其衝。召賢良文學。  
廣咨虛納。動如轉圜。傳令草檄。口不輟授。手不停書。坐

不暖席食不下哺衣不解帶寐不遑假如是者月餘左  
右曰公勤甚矣請少休公泣曰吾尚以身為哉益激勵  
將士貯積糧餉客兵至親勞饗之又為百姓乘城者峙  
薪米若燭給之米嘗騰踊則發困賤糶民賴不病賊有  
從城下民舍隙中狙伏射城上人公使竹牌抵之然城  
上亦射賊不能得則令火傳箭縱射焚賊所潛賊頗死  
於是欲乘屋縱火以攻我兵即先縱火焚近城居或有  
怨公焚民居者衆罵之曰迺公欲焚而室廬乎而不見

賊潛射城上人且縱火迫城尾而攻吾立破矣怨者乃始報服去賊又負舟攻城城上下礮石碎之復預布渠答土中賊辟易狼顧城上善射者數十輩跡而射之於是賊窘走隱大樹然終悍乘間又蟻附併力攻城城中兵寡第有白徒公日夜鼓激之盡勇間即縱奇兵出鬪有死者公哀哭之以故數獲首虜功客請曰願露布上捷狀公嘆曰待罪一方不能免赤子之荼毒何功狀也悉列四野焚劫狀客伏前爭曰公既不自為功獨奈何

翻自効且不當為握重兵公果大恨時又有告變賊潛城中者公下令露索徒得閩工郡民即相與榜擊之垂死公怒曰而生致之吾自有法寧當若而輩所為今亂迺懲逮者理出其人於是有謗公賊其邑子故人者矣寇退公病卧齋中猶孳孳求民隱其年閏七月己亥有異風黑色三日辛丑火起燕兩廡門大門及館祠畧盡或曰是火青也公曰不可乃條上火所起某吏若胥主守當罰作之又欲費民迺悉覈五縣冗役得若干金

又躬自節縮以佐經費語具余兄記公既亂後工作米鹽煩碎已勤矣而是時農氓被寇散亡租稅積不入而卒饑則相與脫巾呼噪方憂內潰公又為之康濟補助日不遑給然遇獄又必推委務得其情空庭中乃退蓋常日晡時忘食也今年春忽以考殿去一郡人無不愕然余兄為重歎曰嗟夫事刺謬蓋至此乎夫計資則公甫仕課功則公完城稽祿則公垂橐程能則公効職而考若彼者當不有憊夫讒人交鬬而中公者耶

論曰仁人詘約何獨讒言哉余考其運數亦有天時焉  
國家熙洽既久東南寇作被兵連歲而吾郡小警即罷  
直公甫至迺始恣睢奮其滔天毒流四野救死扶傷病  
者未起而孽火嗣作土木為殄雖使義方見藻仁效子  
來而速謗招尤蓋其漸靡所由來者微矣豈可謂非命  
哉然所居而愛去之見思當不愧古循吏並傳矣

清吏 鄒觀光

司馬遷傳吏顯稱循理彼誠有見于武健深峻務為嚴

酷者哉故獨取循焉而其言曰夫修身者事乃不亂也  
至其傳酷吏乃謂其廉者可以為儀表既廉矣奚列于  
酷誠懲蒼鷹乳虎之倫雖廉吏不貫耳夫治各因時而  
貴漢治近古吏有酷聞而無賄敗今天下皆以吏為家  
貧彌著者官彌高獨行君子蹕蹕世塗幸則官誥而名  
尊不幸則汶汶耳余取所及察舉者傳于篇

長沙通判陳公

顧璘

公名剛字堅遠南京人也其先本建安人宋昭化節度

公申之姪丞相秀國公升之之弟有子澤以言青苗貶  
明州遂籍為鄞人國初有名珥者始以醫徵籍太醫院  
家南京子某實公父也醫有奇効京師語曰陳君劑何  
待二生公穎異太醫公曰兒學醫當復入神公不愛學  
醫獨愛讀儒書寓書族伯都憲公濂勸太醫公乃遣之  
從儒師金克明授詩經遂舉成化乙酉鄉試舉進士不  
第授黔陽知縣公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初至縣稽民丁  
稅多寡均定徭役招復流離闢磽田數千畝給無業之



民置養濟院衣食兼告積義倉粟俾民不憊荒歲省刑  
抑訟社吏為奸居一年庭無煩冤野無凍餒公曰民可  
教矣乃置社學修孔子廟興孝弟禮義之教楚俗居喪  
擊鼓夷歌乃諭歌古哀詞民知向風老者語子弟曰微  
陳公汝其終于夷乎公曰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流縣  
城下數決壞民居公作小舟數十舫募民采石甃堤自  
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  
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

死公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醢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掘地得古義士張捍碑及宋令饒敏學寶山書院碑乃建書院于赤寶山下祀二公於後寢將圖新縣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乃底績又建面山草堂休沐讀書其中以考得失凡興作民如子來知以佚道使也公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餘年報公病愈過市婦女望之皆曰公貌得無少損邪鄰縣徭夷與民爭田不決監司檄公往公開譬切至咸

踴躍服輿公出山嘗過他縣道旁小兒黏雀為嬉問知  
公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等戕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  
代民上狀乞留監司不許公行駕小舟送于江者數百  
里爭獻蔬果公品取少許還之殺羊豕設祖道禮成頒  
惠無不扳泣歸為立生祠豎去思碑曰以無忘仁人於  
世世拜長沙通判察吏民所苦苛禮冗費悉刊除之決  
疑獄出寃民民祠於家監修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其  
費王嘉公忠廉屢賜金帛皆謝不受議復岳麓書院初

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  
訪書院故址是以來公喜掘砌得故甃識曰陳某造適  
同公名益大喜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晦庵南軒  
二公於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聞之  
無不泣下乃請諸監司從祠於岳麓書院公居長沙黔  
人歲遣子弟一人來問安卒之數月鄉人過黔者云公  
卒黔人痛哭罷市從邑令以春秋祠山川後一日祀公  
於祠歲為常至今長沙與黔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

公像拜哭之公弟鏡官亦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子四  
長沂文學行誼並有聞

論曰人常言叔世民誕不可率以德一切刻深為治何  
其薄哉通判公循循守道遲久化行而漸于匹夫匹婦  
之心要不可以智襲廟食百世有以也士大夫學道致  
身與卓茂侯魯中年並傳盛矣何必高位哉

高氏譜 高攀龍

嗚呼我高氏之起於儒也自黃岩公始矣黃岩公雪樓

公長子也諱材字國文號靜成七歲能作偶句時有誣雪樓公者公願偕至縣庭令占句試之如響應令大奇賞與果餌筆紙為杖誣雪樓公者十歲能文以嘉靖辛卯舉鄉試其人剛果英邁重名節多智畧邑中有顯者奴笞一孝廉一文學於途諸孝廉文學譁甚求直於太守孝廉中有最辨口得顯者金中撓之公曰去敗羣者事乃濟計歸之而後力申大義諸奴皆伏辜既令黃岩有尚書黃綰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為良知家言

令至即稱門生惟所願指紀綱之僕至今庭令為設便  
坐訟獄以意左右公初謁尚書尚書謬引上坐公即上  
坐公亦謂尚書何以教令尚書曰今學者大患好名如漢  
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盡于史嵩之一毒悲  
哉公曰固也即非清流究竟死死等耳以清流死不勝  
耶尚書默然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  
若何為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尚書諸不法事  
得數百牘公束之送尚書自為理盡反侵奪民田地尚

書大窘令其子橐珍寶飾美姬至錫冀餌其家壞之計  
卒不行而公治岩訟責主訟者凡獲姦猾數人隸之官  
詞事一不仇即問誰為此以欺令也訟遂大簡盜責主  
捕者盜發過期不獲囚諸捕以次出捕捕盜盡乃出之  
盜屏息役責主田者以若干役隸若干田計田承役役  
乃均一年而庭可羅雀所攜惟二蒼頭圖書蕭然以間  
引名士啜茗咏詩而已有顯者奪民地民訟之公驗果  
民地也第以二詩批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



年心鴻溝未必常為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  
轉我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累累塚料得爭山人  
更多顯者慙而還民地一姦胥世掌軍籍為贖冊誣民  
而匿其應解歲衣食之所從來久不可詰公一日忽入  
胥家破壁得真冊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殺胥盡釋誣者  
即日清勾無捕軍伍起解大擾民力并焚其冊又有無  
名冊霍御史核之急里胥相連斃杖下公進曰奸弊誠  
有之今死杖下者非為奸者御史怒曰如令言何以清

勾為公曰固也非所論于台昔方國珍聚烏合之衆據茲土高皇帝惡之盡籍為軍旋散亡此冊在永樂時已不可問徒殘民無益御史愈怒曰如是盡令為政也項之部使者魏公至御史告之故魏公曰令言是也御史乃喜一聽公六邑得無擾於是六邑民皆號公真鐵漢事不決爭願一得當公而倭且突至岩無城寇至公猶坐堂皇矢及案公曰去無之死此矣崔丞呼曰以公得民深出可拯民死掖公後壁出公乃募壯義數格殺賊

公亦數數幾死持數日而兵衆集賊懼遁去公曰吾死矣而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歸自公懸車至捐館凡二十有四年攀龍猶得十餘年見公不問生產不治宮室不近聲色不內寢不外遊不接賓客不事博奕不畜玩好不服華好衣服門不納僧道師巫俳優所居書齋三楹寢室三楹庭中時植百卉四壁瓶罌纍纍者二泉也喜食蓮芡芋栗喜吟杜詩喜談古人節義事喜文中子言敝廬足庇風雨薄田足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時誦之即摩腹長笑訓攀龍輩曰謹以養神勤以養志神  
完則志銳志銳則學成後攀龍遊海上雁蕩諸山過岩  
肅拜公祠祠宇甚治香火嚴祠前居民爭指予曰此高  
一合孫也余不解其語問父老則曰噫我公聽斷敏民  
以訟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往有周太守者案無留牘民  
畧米半升給一訟人呼周半升而公加敏故號高一合  
又曰倭熾時有擒賊數人公訊之曰鰲商也胥奪吾金  
又誣吾盜公鞠出其橐千金即取鰲鯢之氣鰲也問橐

中裝幾何皆符公曰賊劫人金寧知數乎立釋之還其  
索又曰倭去公有罰鍰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  
自衛公曰吾不受人錢誰當受吾錢者悉輸之府又按  
察司都吏權最重守令媚事之嚴有都吏休沐歸為人  
居間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爾笞之十後公以倭事問  
勘適當吏吏乃謂其儕曰此文不取縣令勿有所冀  
又曰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募閩人習倭者備倭  
人給異等餼倭平久舟兵卒以間輸倭貨至大姓得直

且稱貸復往以為常而亦有遂緣為奸劫商舶者監司  
遽撤之諸大姓受輸貸見船撤遂沒其直不與黃尚書  
家為多諸兵無所歸又銜諸大姓又素習倭遂搆倭入  
寇我兵格殺倭往往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黃尚  
書令我等來殺高令公爾諸監司皆喜謂公曰尚書齟  
公公久此足報矣公曰豈有是哉彼自恨沒其直爾尚  
書聞之大慚服父老言細事不能悉志志其大者嗚呼  
人豈其以聲音笑貌強得者邪

公生弘治戊午九月十一日卒於萬厯乙亥四月七日  
年七十八祠黃岩名宦葬惠山黃家灣生男子一人女  
子三人

大令水公鄭之玄

天啟二年余與客部水君並以孝廉來試京師竊聞客  
部君之賢請傾蓋焉既而進士同籍又同門於是誼日  
有加凡客部所為生平孤苦成立者予皆得而知之今  
歲復來京師客部則謂予曰先君之棄不孝三十餘年

于茲矣曩固無以為狀也今克為狀矣而無所藉以傳之無以展不孝之悲是在吾子予愴然無以辭也謹按公諱卿謨字禹陳別號海若萬厯丙戌進士浙鄞人其先世自宋叅軍震者卜宅郡之西陬桃源鄉十五世先正者始入郡城居焉遞傳至鉛鉛生朝佩為閩司理有子三人仲某某則公之父封丹陽知縣母紀氏封孺人公少而嶷異初就塾謂公母曰不可不以公服見先生家人當割鮮祀饗公塾歸母顧謂少需具食公亟飽糲



飯去稍長文采益壯十九補邑弟子員然家日落公妻父周翁館而讀焉踰歲周孺人死董孺人繼之董孺人賢能承事兩姓翁媪公名日起而貧自如修脯之供不給饘粥則閉戶凍餒以為常初成進士為寧國令寧故瘠邑公下車首咨利病大要以譏盜賊詰豪強興教化勾稽錢糧治吏之因緣為姦者而其大者在於救荒是時寧水患大劇渰廬舍決阡陌田苗俱盡百姓無所得食癘疫因之骸骨布野公為民請命出俸錢括倉社之

積益糴以賑皆親稽其極貧次貧而等之與諸大戶約  
願輸粟者各貯其處牒本鄉之饑者就粥之病者藥殍  
者槥所全活無筭入計以優調丹陽百姓聞之聚族相  
與泣曰非水公無有今日奈何去我則又共泣於撫公  
之廷且舉五事叩頭請必不得已願公了此而後行於  
是當道無以奪也之丹陽又歲大祲是時天子方遣給  
事中楊公某賚賑江南公更為多方勸助單車行山谷  
詢問貧民宣布德意百姓無不感泣而星馳露宿糗糒

不時又厨傳迎謁之煩十倍於寧疽方已而嘔血死矣  
諸身後皆倚諸賻者悲夫廉勞之吏既以身殉其官矣  
而死不能斂喪不能歸傷哉乎貧也丹人既相與流涕  
祀之寧人去公益久及今而後復祀之公長者之効  
也公豐頤睟面目若朗星聲如鐘生平控義自孝廉白  
其先龍之没于豪者諸兄弟之貧者食之同邑子扶父  
櫬過丹陽貧不能前厚賻遣之能飲酒至百觥無鮮衣  
美食之奉未嘗以一蔬一果累民其居官一意恂悞吏

白以上計積穀當如額者公正色曰乃公日行田間何穀之積太史全公公同年公挾刺繡服見未嘗手版磬折與南臺林公某書用平交帖而已全公及吾閩觀察蔡公兩為客部言其事而嘆尊公古人古人者也

嗚呼吾嘗讀歐陽文忠瀧岡阡表而竊有以悲客部君之志方文忠父塲時文忠甫四歲及長而所得於其太夫人之耳提者其於公父時事一二焉耳然又及六十年而後能表其阡何其遲也公塲客部君已十歲能記

憶矣而董太夫人又能為言其在寧國在丹陽者既已不可勝書然君猶以為未足又復採諸縉紳士大夫之習與公遊者亦三十餘年而後能為狀而又追恨于曩時之不能力卻諸賻者以傷先公之廉故君之志有足甚悲者焉君自廷評為御史意發舒無所避忌言皆見用未幾以他事解臺職夷然無所失得一不自明其非罪此客部所以為賢而公所以為有後也

論曰今仕人之國未離其官伐石而為碑酬金而為祠

其異於古勿剪之義者與何庚桑峴首之多也無德於其民而又碑祠厲之然方及其徙則剪伐之者至矣未有再數十年而思之者也古之祭於社者能為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古人之死于其官非為不幸也公兩為令皆大災大患捍禦不遺餘力卒之盡瘁以死其祭于二邦之社不亦宜乎嗚呼必如公者而後可謂之思也矣

明文海卷四百十